

剥开“善人”的画皮

BOKAI SHANREN DE HUAPI



永远不忘阶级斗争

永远不：



4160638



剥开“善人”的画皮

本社編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插图：段紀夫

剝开“善人”的画皮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天津市哈密道12号）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950 × 1168 毫米 1/64 印張 11/16 字數 12,000

一九六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 - 145,000

統一書号 T7072·325 定 价：0.06 元

目 录

彭“善人”的剥削史

……………中共南召县委办公室(1)

剥开“善人”的画皮 ……………东 木(30)

彭“善人”的剥削史

中共南召县委办公室

河南南召县皇路店核桃园彭家，是清朝以来方圆几百里闻名的“地主世家”。这家地主曾经挂过“千顷牌”。彭家的土地、庄园，横跨方城、南召、南阳三县，占有百多个村庄。夏、秋收获季节，佃户们车水马龙地往他家运送粮食，每年都有四万多石。他家楼房瓦舍千余间，“家郎”、“院公”二百多名。京、府、两镇（北京、南阳府、石桥和皇路店镇），都设有彭家开的当铺、作坊、粮行和钱庄……。按照当时彭家的自夸是：“走京串府不住别人店，卖粮不用挑子担，元宝闸河用不尽，百里

走不出彭家田”。

这家大地主为什么占有这样多的土地和店铺？原来是他们有这样一個发财致富的传家宝：“兴家立业要心狠，对人处世装慈善”。因此，多少年以来，有不少劳动人民被彭家的伪装所迷惑〔huò 念貨〕，看不清彭家的真正嘴脸，人云亦云地称这个罪恶之家为彭“善人”家。

彭“善人”恶而不善

彭“善人”这个名字，是彭家利用一些小恩小惠，长年苦心经营得来的。他们通过年节請佃戶吃酒席，饥荒年间舍饭舍粮，舍药舍衣，处处以“慈善家”的面目出现，借以缓和阶级矛盾，麻痹〔bì 念閉〕与蒙蔽劳动人民。

就在彭家玩弄这些假仁假义的鬼把戏

的时候,也不怀揣〔chuāi〕着恶毒的用心。这里仅举年节請佃戶吃酒席一宗来说。每年的正月初二,彭家总要大摆宴席,把佃戶請到他家吃喝一顿。这顿酒席并不是好吃的。彭家为了使佃戶种好地,多交租子,多为他家支差服杂役,把酒席分为三等:上等席是两荤〔hūn 念昏〕两素的四个盘菜,四个碗菜,外加一壶酒;中等席是四个菜、一壶酒;下等席是两个菜、一壶白水。佃戶们坐席,是由彭家根据对他家“贡献”的大小来安排的。佃戶赵全有,家里人口多,劳力少,地未种好,彭家就在下等酒席的桌位上、筷子上写上赵全有的名字。入席后,彭家的人在宴会上大声喊叫:“赵全有喝水,赵全有喝水……”大肆进行讽刺奚〔xī 念希〕落,旁边的狗腿子们,则跟着哈哈大笑。接着,彭家当众宣布:赵全有

种地不下劲，掐〔qīā〕了地，限期迁走。赵全有央人托友，最后送上四只大肥鸭作为礼物，彭家才收回“成命”。像这样“杀一警百”的宴会，佃户们无不提心吊胆！

在凶年饥岁，彭家通过有限的舍饭舍粮，舍药舍衣，以博取〔博 bó 念伯，博取：换取的意思〕“济世活人”的美名。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灾，彭家拿出高粱面和花生秕〔bì 念比〕子炒面九百多斤施舍。面带饥色、瘦骨嶙嶙〔lín 念林〕的难民，每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汤匙，饥民们还是难免冻死饿死。就在这哀鸿遍野（到处都是难民），饿殍载道〔殍 piǎo 念漂，饿殍载道：满道上饿死的人〕的时候，彭家数以万石的粮食，在市场上高价出售，乘劳动人民之危，大量置买田地。不仅如此，还借着荒年饥岁，向佃户催地租，讨“顶手”（即押金），逼要高利贷，有

不少人为此倾家蕩产，亡命他乡。佃戶刘长聚，以积累多年的錢財，租种彭家十来亩地，这年年成较好，彭家逼刘长聚多交租谷，长聚只好卖了一头耕牛抵上。谁知彭家还不滿足，又倚仗伪民团团长的权势，抓长聚家的壮丁，长聚央亲托友，又把另一头牛卖的一百二十元全部送上。谁防这个狼心狗肺的彭家，夜里又派人把长聚弟兄俩抓走，押入獄內四年，长聚被折磨致死，他弟弟出獄后不久也死了。人被陷害，长聚家被封门闭戶，财产被彭家沒收，长聚的女人气得死去活来，领着几岁的孩子到方城县逃命去了。又如，佃戶郭光太因为灾荒，借彭家一千元高利贷，半年未过，彭家逼着还债，头一天郭光太卖掉一头耕牛还债，第二天彭家就把地招了，全家七口人，只有扶老携幼，出外乞

讨度日。类似事件，多得说不完。据粗略统计，至少有二百多家佃户受到彭家之害，其中有三十多户弄得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。

因此，就在彭家大摆宴席和施饭舍粮的时候，已有一些农民一针见血地道出彭家的真面目：

“彭家面善口甜，做事心如刀剑，
压迫剥削穷人，抓兵迫害招田。”

血海尸山上的“千顷牌”

彭家为了掩饰〔yǎn shì 念眼市，遮盖〕其剥削发家的真相，编造与散布了许许多多骗人的鬼话。说什么“彭家占着活龙活凤的好坟地，风水好”啦，说什么“彭家有一根神扁担，两头有两个蝴蝶，越挑越轻”啦，又说什么“彭家从山西迁到石桥，夜里

神仙托梦，扒出活银子窖〔jiǎo 念叫〕”啦，等等。这些凭空捏〔niē〕造的流言，在旧社会封建迷信思想的愚弄下，曾经迷惑过人，起过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的作用。现在，让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来看看彭家到底是怎么发家的：

清朝乾〔qián 念前〕隆年间，彭家的老祖辈彭太，从山西曲沃县经商而来，寄居在石桥的一家招商店里。当时正赶白莲教起义，农民衣食无着，彭太就在人们的生活上打主意，做起了白布买卖。由于彭太善于投机倒把，招摇撞骗，卖白布的小生意日益兴隆，由肩挑、车推，一直发展到大车拉。彭太通过卖白布剥削起家，有了雄厚的资本以后，又想了很多发财之道。他到处开设当铺、粮行、作坊与钱庄等等，不仅在石桥变成了个“彭半街”的大东家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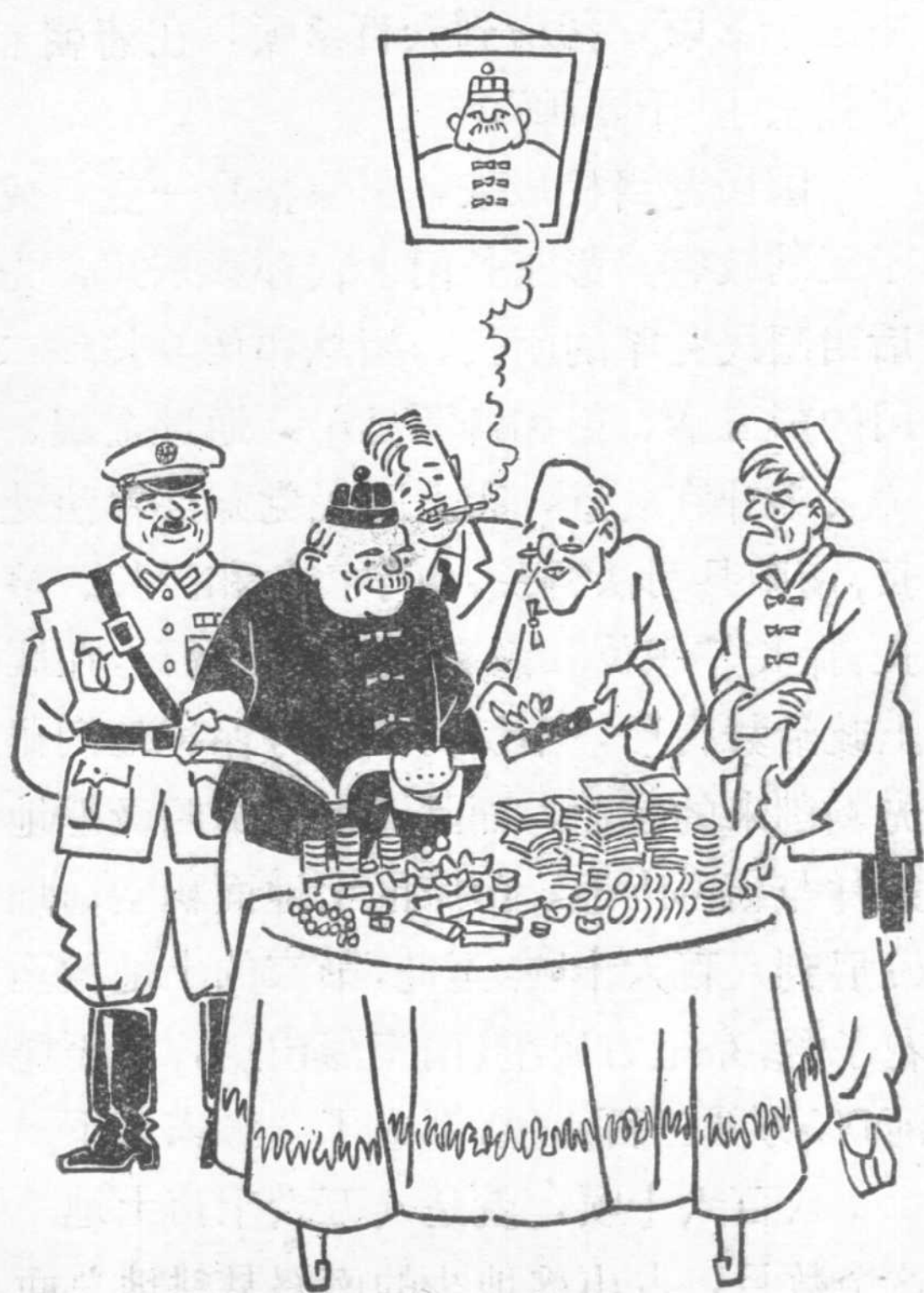
而且在北京、开封、成都、南阳等地，设有彭家的店铺和錢庄。据传说，当时彭家的店铺、錢庄有几百处，每年的商业剝削约有几十万两银子收入。

在彭家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后，就开始兼并土地。第一次买南阳枣庄二十四顷地；第二次买尹店李家十六顷地。在田地发展到五十多顷时，贪得无厌的彭太，为了“振家声”，大置庄园，不惜花费数十车元宝，给自己的孙子彭令捐了一个四川省的道台官銜〔xián念閑〕，这个官管辖〔xiá念俠〕三州、二十五个县。“朝里有人掌了权，置田买地不费难”。彭令上任以后，倚仗职权，贪赃卖法，到处索贿赂〔huì lù念会路〕、刮地皮。据当地群众说，仅一次即从四川拉回来金银财宝数十车，然后又大量买地。在彭令当道台的短短几年里，彭家的土地

由五十多顷，猛增到六百多顷，在清朝末年挂上了“千顷牌”。

国民党当权以来，彭家摇身一变，成了反动政客。彭家长门七代孙彭东川，先后当国民党军的团长、团总和伪乡长；二门的彭五卿、彭和卿两兄弟，通过金银、美女等升官之道，爬上国民党师部军法处长、南阳县司法科长、中学校长和区长、乡长、保长等职位。彭家这些孝子贤孙，在爬上政治舞台后，不仅倚仗权势保护他们祖先剥削来的家业，而且还继续穷凶极恶地兼并与霸占土地。彭家的土地面积空前地发展到八百六十顷。至此，彭家的土地西至花子岭，东至方城境，南至蒲山店，北至鸭河口，方圆三百多里，都成了“彭家天下”。

八百六十顷，就是八万六千亩土地。这个数目，占山多地少的南召县耕地总面



积的五分之一以上！

八百六十顷，是彭家从一家一户，一村一庄剥夺来的！

八百六十顷土地中，不知饱含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泪、尸骨和财产！有人说：彭“善人”家的“千顷牌”，是挂在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海尸山之上，看来是再恰当不过的了！

彭家除了通过商业剥削、捐官刮地皮之外，还通过极其残酷的封建土地剥削，惨绝人寰〔huán念环，世界〕的灭门霸产等等駭〔hái念害〕人听闻的手段，吞并土地。请看核桃园附近农民的血泪控诉：

农民租种彭家的土地，首先得交出数量巨大的“顶手”。一般租种一犏〔jù念具〕牛的土地（八十至一百亩），即得交“顶手”一百八十至二百两银子，价值小麦四千多斤。据李村、核桃园七十多家佃户的统计，仅

在民国十年(即一九二一年)左右，一次即交纳“頂手”一万多两银子。佃戶冯金志，为给彭家交“頂手”，卖掉耕牛，卖掉仅有的财产，结果三冬沒穿棉衣，五夏光着脊背。佃戶刘志宽，因交不上彭家的“頂手”，逼得一家人逃荒在外，至今杳〔yǎo念咬，无影无声〕无音信。

彭家对佃戶的封建土地剝削，比一般地主更要残酷。佃种彭家的土地，有所谓“內批”与“外批”。所谓內批，是使用彭家的耕畜农具，收获后“倒一九”(佃戶一成彭家九成)分粮；所谓外批，是佃戶使用自己的耕畜农具，收获后“倒二八”(佃戶二成彭家八成)分粮。彭家通过残酷的土地剝削，每年都要收入粮食四万多石，折二千万斤，若按每人每年吃粮四百斤计，可供五万多人吃一年。遇有荒春饥岁，彭家

即运粮上市，高价出售，乘人之危。每年春荒，彭家就要卖粮万石左右（每石三百八十斤至四百斤）。而广大佃户，辛勤一年，所得无几，甚至只落下“一把谷糠两行眼泪”！佃户李云德给彭家种了一百亩地，平均每年收入粮食二万余斤，按外批“倒二八”分粮后，彭家得一万六千多斤，他只落三四千斤，不够全家食用，若遇荒年，就只得逃荒要饭！

即使如此，“閻王爷还不嫌鬼瘦”。彭家在收地租、放高利贷的时候，还大斗进、小斗出，出九进十一。每年只此一项，就可剥削二三十石粮食。佃户杨来方，在一个荒春年借彭家五斗粮食糊口，拿回家用斗一量，只有四斗五升；到归还的时候，彭家改用大斗量，说的还五斗，实际还了五斗七升。

彭家在置田买地当中，还通过“对号